

世界
名著百部

040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海底两万里



[法] 凡尔纳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海底两万里

[法] 凡尔纳 / 著

洪涛 /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作 者:[法]凡尔纳

译 者:洪 涛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10.75 印张 38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12.0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他出生在法国南特市的一个律师家庭，从小便表现出了强烈的探索欲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20岁时到巴黎学习，正值欧洲的科学技术开始出现飞跃发展，年轻的凡尔纳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对当时的各种学科都发生了强烈兴趣。他广泛涉猎各类书籍，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1863年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国外。从此他专门从事科幻小说创作，作品卷帙浩繁，有六七十部之多，收入一套名为《奇异的旅行》的丛书。由于他的科幻小说十分畅销，使他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科幻小说家。

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都以科学为依据，许多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在今天都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美丽如画令人读来趣味盎然。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海底两万里》写于1870年，是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这部作品叙述法国生物学者阿龙纳斯在海洋深处旅行的故事。这事发生在1866年，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大怪物，他接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程中不幸落水，溺到怪物的脊背上。其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船。潜水船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物和水中的奇异景象，又经历了搁浅、土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布

于世。

书中的主人公尼摩船长是一个带有浪漫、神秘色彩，非常吸引的人物。尼摩根据自己的设计建造了潜水船，潜航在海底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但这好像又不是他这种孤独生活的惟一目的。他躲避开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在海底探寻自由，又对自己孤独的生活深深感到悲痛。这个神秘人物的谜底到了三部曲的第三部才被揭开。

作者独具匠心，巧妙布局，在漫长的旅行中，时而将读者推入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带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波澜壮阔的场面描绘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交替出现。读来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上 部

第一章 飞逝的巨型怪礁

1866年，给人印象深刻，令人难以忘怀。这年间，曾经发生过一起稀奇古怪的事件。对于这起尚无得到解释的奇异现象，想必谁都仍然记忆犹新。其时，海员们的心情尤为激动，更不用提那些搅得港口全体居民都心神不宁，以及使内陆舆论沸沸扬扬的各式传闻了。欧洲和美洲的大商贾、船主、船长或是各类船只的掌舵人、世界各国的海军官员，乃至后来上述两大洲的各国政府，都极为关注这一起事件。

其实，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有好几艘船在海上碰见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长长的梭状物体，有时泛出磷光，它的体积比鲸鱼大得多，行动也比鲸鱼快得多。

各种航海日志所记载的与它的出现有关的事实，诸如这个物体或是这个生物的形状，它行进时快得出奇的速度，它运行中显示出的令人吃惊的能量，它那种像是天赋的个体活力，严格地讲，都还是相当吻合的，如果说这是一种鲸类动物的话，它的体积却大大超过了该学科科学曾经加以归类的鲸鱼。居维埃、拉塞拜德、杜海里和卡特法日先生等人——除非他们见过，也就是说，除非这些学者本人亲眼所目睹——是不会承认有这样的——一种巨大怪物存在的。

将多次观察的结果折中一下——排除那些不敢断言的估计，即把这个物体确定为200英尺长，同时也不赞同那些过于夸大的看法，即谓其有：海里宽3英尺长——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要是这个与众不同的生物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的体积却是大大超过迄今为止鱼类学家们所认同过的各个体积。

然而，这东西却是存在着，存在现实本身再也不可否认的了，因此，对于它这般神奇的出现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激情或骚动，我们凭着人类所固有的好奇心理便不会觉得这一出现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至于那些谓这回事为无稽之谈的论调，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为事实上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轮航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在澳洲东海岸5海里处，曾经遇见过这个巨型游动物。起初，船长巴克还以为是一座无人知晓的巨礁；当他正准备测定它

的准确方位的时候，只见两道水柱从这个怪诞的物体中喷射出来，呼啸着直冲云天，窜了 150 英尺高。这么说来，要么是这座巨礁上面有一间歇热喷泉，要么希金森总督号所面对的就是一种尚不为人所知的海洋哺乳动物，它从鼻孔中喷出的两道气热混合的泡沫水柱。

同年 7 月 23 日，在太平洋海面上，西印度——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科伦号也观测到同样的事实。可以说，这个奇特的鲸类动物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运行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行动十分敏捷，因为希金森号和克利斯托巴尔·科伦号曾分别在相距 700 海里的两个不同地点见到过它，而间隔的时间仅有三天。

15 天之后，在距上述两地 2000 海里处，当国立轮船公司的海尔维蒂亚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山农号在位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迎面近舷对驶之时，它们分别在格林威治子午线北纬 42 度 15 分，西经 60 度 35 分的地方同时看见了这个怪物。从两条船同时观测到的结果来看，既然山农号和海尔维蒂亚号两船都首尾相连 100 米，都还不及它的长，既然最长的鲸鱼，像那些时常出没于阿留申群岛的久兰马克岛和翁居里克岛附近海面的鲸鱼，从来没有超过 56 米的——甚至没有达到这个长度，因此，可以约略估计出这个哺乳动物至少有 350 多英尺长。

这类报道接二连三而来：横渡大西洋的贝莱尔号所做的种种新观测，伊斯曼舰队的埃特那号跟这个怪物的一次相撞，法国大型驱逐舰诺曼底号军官们所做的笔录，分遣舰队司令官弗兹一詹姆士手下的高级船员在克利德勋爵号船上进行的极为可靠的方位位置测定。这一切在当时确实轰动过一阵。在民族性浮躁的国家里，大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而那严肃务实的国家，如英、美、德等国，则对这件事情深为关切。

在各大中心城市，这怪物处处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在咖啡馆里赞叹它，在报刊上嘲弄它，在舞台上戏演它。报纸正好有了机会来制造各色奇闻轶事。在那些发行量不大的报刊上，还出现了关于各种巨形奇异动物的报道，从白鲸北极海中可怕的“莫比·狄克”直到庞然大物“克拉肯”（它可以用触须缠住 500 吨重的大船，将其拖下海底。）都一应俱全，有的人甚至搬出古典文献，其中有亚里士多德和蒲林尼的看法（他们都承认这些怪物的存在），有彭图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保罗·埃纪德的

记述,此外还有哈林顿先生那些不容置疑的报告,报告上说他于1857年在加斯迪兰号上曾见到一种大蛇,这类特巨形蛇直到目前只在旧时北极探险船立宪号所经过的海面上出现过。

当时,在学术团体中和科学报刊上,轻信的人与怀疑论者两派之间展开了无休无止的争论。“怪物问题”使得人们情绪激动。自以为是内行的新闻记者同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交起火来,在这场值得纪念的论战中泼洒了大量笔墨,有一些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少许血的代价,因为他们的矛头所向不是海蛇,而是弄到最为冒犯人的的人身攻击上。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互不相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战事此起彼伏,持续了六个月。流行小报全都滔滔不绝地驳斥着巴西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学术联合会、华盛顿史密森协会发表过的那些论文,回击着《印度群岛报》、摩亚诺神父的《宇宙》杂志、皮德曼的《消息报》里的讨论报道,以及法国和其他各国大报上登载的科学专栏传闻。这些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故意引用对手曾引用过的林奈的一句话“大自然不制造蠢东西”,其实,这一戏谑模仿意在恳求当代人不要造大自然的谣,去相信什么“克拉肯”、大海蛇、“莫比·狄克”和头脑发热的海员们臆造出来的其他海怪的存在。最后,是一份言辞尖刻的讽刺小报的一位最受读者欢迎的编辑,他草草写了一篇概述文章,像伊波利特那样给了这怪物致命的一击,在人们的普遍笑谈中将其结束了。才智终于战胜了科学。

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里,这个问题显然被人遗忘了,看起来不会有人再提它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此时此刻,这已不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完全是一桩必须加以避免的严重的现实危险。问题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这怪物变成了小岛、岩山、巨礁,而且是飞逝的、行动莫测的、逮不住的巨礁。

1867年3月5日,蒙特利尔海运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夜间行驶至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海面时,船的右舷后半部撞上了一座礁石,而在任何航海图上都没有标示出这一带海域有这样的一座礁石。其时,摩拉维安号凭着风力及其本身400匹马力的推动,船速达到了每小时13节,要不是船体质地特别坚固,被撞之后,无疑会连同它从加拿大载来的237名乘客一起沉到海底去。

这起事故发生清晨5点钟左右，正值天快亮的时候。出事当儿，值班高级船员们迅即朝船后部跑去。他们认真仔细地观察海面。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只看见在距离3链处有一个波涛碎成浪花生起的巨大漩涡，似乎该片洋面方才受到过猛烈的冲击。当时，出事地点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了下来。摩拉维安号没有明显的海损又继续它的航程。它是撞上了一处海面下的岩石呢？还是撞上一遇难船只的残骸？这在当时是无从知道的，摩拉维安号直到进船坞检查船底的时候，才发现它的一部分龙骨已经破裂。

这事实本身是极其严重的，要不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在类似的境况下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它恐怕会同其他事件一样被人忘却。新发生的那次撞船事故，不过是由于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声望，才使之引起极大的轰动。

没有人不知道著名英国船主卡纳德的名字。早在1840年，这一位英明的英国企业家用三条轮式木船，400匹马力和1162吨位的规模，开辟了利物浦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邮路。8年后，其公司设备扩充到四条，650匹马力，1820吨位，再过两年又增加了两条马力和吨位都更加大的船只。1853年，刚刚获取继续快寄邮件运送特权的卡纳德公司相继添加了阿拉伯号、波斯号、支那号、斯戈蒂亚号、爪哇号、俄罗斯号等船只，全都是第一流航速的船只，而且是继大东方号船之后在海上航行的最为宽敞的船只。这样一来，到了1867年的时候，这家公司拥有船只12条，其中8条是轮式的，4条是螺旋桨（式）的。

我之所以要将这些情况三言二语地介绍一下，是为了让读者适当了解这家海运公司的重要性。它的杰出的管理是举世闻名的。没有任何一家横渡大洋的海运企业比这家公司经营更得法，搞得更有成效。26年来，卡纳德公司的船只曾经2000次横渡大西洋，可却从来没有取消过一次航行，没有发生过一次延误，没有丢失过一封信件，未曾损失过一人一船。因此，尽管法国同它竭力竞争，但旅客们还是偏爱卡纳德公司，喜欢搭乘它的船只，这从近年来官方的统计资料中看得出来。如此说来，这家公司最豪华的客轮中的一艘出事，引起了那洋巨大的轰动，对此，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了。

1867年4月13日，海上风平浪静，是一种适于航行的气候。当时，

斯戈蒂亚号正在西经 15 度 12 分,北纬 45 度 37 分的海面上行驶。它在 1000 匹马力发动机的牵引下,时速为 13.43 节,船的机轮在海中运转得十分正常。此时,船的吃水深度为 6.7 米,排水量是 6624 立方米。

下午 4 时 17 分,乘客们正一起在大厅里用餐,就在这个时候,斯戈蒂亚号的船侧后半部,稍后一点靠左舷机轮的地方,感到发生了一次轻微的撞击。

斯戈蒂亚号并没有撞上什么,而是它被别的东西撞了。撞它的与其说是一种致挫伤的器具,还倒不如说是一种尖利的钻孔器械。这次碰撞感觉非常轻微,如果不是货舱监装员跑到甲板上面叫喊:“我们的船要沉了!我们的船要沉了!”恐怕船上谁也不会对这起碰撞感到不安。

初时,乘客们异常惊恐,但安德森船长很快便稳住了他们。事实上,这种危险也并非是在眉睫的。再说,斯戈蒂亚号船的 7 间船舱是由水密舱壁分隔开来的,它应能不受损害地顶得住个把漏水洞。

安德森船长迅即跑到底舱。他发现海水已经浸入了第五间船舱;而且浸入速度相当快,这说明漏水洞是很大的了。非常庆幸的是,这间舱里没有蒸汽锅炉,要不然的话,炉火就会突然熄灭掉。

安德森船长命令立即停船,并且叫其中一位水手潜水查清楚船体受损状况。不一会儿,便查明轮船船体机身(水线以下部分)处有一个两米宽的大洞。这样的漏洞形成的水道是不可能堵住的了。因此,斯戈蒂亚号船就不得不在它的轮船处于半淹状态下继续行驶。它当时距离克利尔海岬还有 300 海里,在延误了 3 天以后才驶进公司的船坞。这次延误使得整个利物浦都人心惶惶。

斯戈蒂亚号船被架了起来,工程师们对它进行了检查。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船体吃水线下两米半的地方展现出一个规则的等边三角形裂口,铁皮上的裂痕整齐划一,就连打洞钳也不能轧制得那般精确无误。轧穿这个洞的穿孔器械肯定不是普通钢材制作的,因为它在以神奇的力量向前冲撞,戳穿了 4 厘米的铁皮之后,还能做出一种真不可思议的倒通动作,使其自身得以逃遁消逝。

最近这次事件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又使得公众的情绪重新亢奋起来。因为从今以后,先前那些原因不明的海难事件现全都归到了这个怪物上。这个神奇的动物负起了所有沉船事故的责任,不巧,沉

没船只的数目是一巨大数字。根据监督委员会统计年鉴记载,在每年受损的 3000 只船舶中,因下落不明而判定失踪的汽轮或帆船,其数量起码不少于 200 艘!

此时此刻,这个“怪物”便因船只失踪受到了人们公正或不公正的谴责,由于它的存在,各大洲之间的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大家都毫不含糊地纷纷表态,坚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条令人生畏的鲸怪清除掉。

第二章 赞成与反对

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刚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地区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回来。我作为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客座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派,参加了这项科研。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度过了六个月之后,带着一些珍贵的收集品,接近 3 月底到达纽约。我起程回法国的日期定在 5 月上旬。于是,我便趁此逗留的机会,对我收集的那些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行分类整理,而斯戈蒂亚号船出事刚好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我当然完全了解时下那个时髦的话题,再说,我怎么会不了解这个事呢?我反复阅读欧美各类报刊,但对此事的认识却未曾更进一步。这个谜让我感到困惑。我拿不定主意,当时只好在两种极端的见解之间徘徊。这个事终究确实存在,这一点不能含糊,谁要是怀疑,就请那些怀疑者们指出斯戈蒂亚号船那个创口是怎么造成的吧。

在我到达纽约的时候,这种问题正是热门话题。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提出的诸如浮动的小岛,逮不住的礁石之类的假设,已经遭到了绝对的否定。而实际理由非常简单:除非这礁石腹部有一台机器,不然的话,它怎么可能以一种这般神奇的速度四处移位呢?

说它是一只浮动的船体,是一遇难船只的巨型残骸飘流物,这种论调也一样站不住脚,原因依然是移位速度太快。

那么,问题就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而人们也由此分成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派认为,这是一种力大无比的怪物;另一派则说,它是一艘功率绝顶的“潜水艇”。

然而,这后一种假设尽管可以成立,但经过在两大洲所进行的调查

之后,它便不攻自破了。因为,到底有那一个人拥有一种这样的器械呢,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他在何时何地制造出这种器械?他又怎么能够保守住这般秘密制造?这些都是无从考知的事儿。

惟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才可能拥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破坏性器械,在人类为增强武器威力而绞尽脑汁的可悲时代,一个国家是可能会瞒着其他国家去制造这种可怕的武器的,继机枪之后是水雷,水雷之后是水下撞锤,然后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对抗性武器。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但这种战争器械的假设,在各国政府的声明面前又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公共利益,既然海上交通遭到破坏,各国政府的坦诚自然不容置疑,此外,又怎么能够说这艘潜艇的建造可以瞒得过大众的眼睛呢?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要想保守住秘密尚且非常困难,而对于一个行动往往受到敌对势力密切监视的国家来说,就更加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根据在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甚至还有在土耳其等等这些国家所做的调查情况来看,潜水艇的假设便理所当然地最终遭到拒绝。

尽管当时的小报对这个奇异怪物进行冷嘲热讽,进行挖苦,可是,它还是又漂浮出现在海洋中。这样一来,人们的想像力便很快转向到一些同鱼类学有关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我一到纽约,就有好几个人特意来向我征询对于这件怪事情的看法。此前我曾经在法国出版过一部名为《海底的秘密》的著作,8开本,共两卷。这本书受到了学术界的青睐,面我也因此成了博物学中这一颇为神秘的支系的专家。人们询问过我的意见。想知我能够否定这个事件的真实性,面我却总是给予断然的拒绝。可过了不久,我出于无奈只好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况且,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教授,尊敬的皮埃尔·阿龙纳斯先生,他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邀请,已经就此事表示出一点看法。

我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说话了,是因为我再不能保持沉默。我从政治上和学术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现将我发表在斗月30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材料极其丰富的文章节录如下:

“在对各种不同的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立的猜想——认真研究之

后,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一种其力量大得惊人的海洋生物。”

“我们对海底深层一无所知。探测器也无法深入。海洋最底层究竟如何呢?海面下 12000 米或 15000 米的地方有什么或者可能有什么生命存在呢?这些生物体的机体构造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实在难以预测。”

“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可以用二维推理的方式来解决。”

“生活在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或许认识,或许不认识。”

“要是我们都不认识所有这类生物,而大自然又仍将对我们保守着某些鱼类学中的秘密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某些鱼类或鲸类新类型甚至新品种的存在,而它们具有一种基本上‘不可漂浮的器官,生活在探测器不能达至的海底深层。出于某种原因,一时心血来潮,亦或是情兴所致,它们偶尔也会浮出水面,这种说法看来比较合适。”

“反之,倘若我们认识所有这类生物,那么就必须从业已分类的海洋生物中找出我们讨论的这只动物。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不会否认有一种巨大的独角鲸的存在。”

“一般的独角鲸即海麒麟身长通常只有 60 英尺。将这长度加大 5 倍,甚至 10 倍,再给这只鲸类动物以同它的身材成比例的力量,同时让其进攻型武器的性能得到增强,这便成了我们讨论的这个动物。它就具有山农号军官们测定的长度,有能够戳穿斯戈蒂亚号船的触角和洞穿一只轮船船壳的力量。”

“事实上,据某些博物学家所言,这条独角鲸有一柄牙质利剑或一把骨质的戟,那是一根钢铁般坚硬的大牙,有人曾经在鲸鱼身上发现过这样一些牙齿,说明独角鲸总是能成功地用牙齿向鲸鱼发动进攻。也有人从船底费力地拔起过类似的牙齿,这些牙齿凿穿船底就像利锥钻透木桶一样。巴黎医学院陈列馆时下就拥有这样的一根巨齿,它的长度是 2.25 米,底宽为 48 厘米!”

“那么,假设那武器的威力还要强 10 倍,那动物的力量还要大 10 倍,它以每小时 20 海里的速度前进,这样一来,用它的速度乘以它的重量,即得出要求的制造那种海难事故所需要的撞击力。”

“因此,在获得更多的材料之前,我倾向可以把这动物说成一条独

角鲸，它体形巨大，身上长有的不是一把剑戟，而是如同铁甲船或战舰那样的真正的冲角，而且还同时具备战舰的那般重量和动力。”

“于是，这种不可解释的怪现象便得到了说明——抑或相反，不管人们瞥见、看到、感受或者觉察到什么，而这一切都纯属子虚乌有，这也并非不可能！”

最后这几句话说明我没有定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名教授的尊严，同时也不愿让美国人笑话，因为他们笑起来是很厉害的。我给自己留了一点余地。实际上，我并不否认这只奇异怪物的存在。

我的文章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许多人赞同这篇文章。而且文中的结论可以引发人们无拘无束地幻想。人类总是喜欢沉湎于种种奇异怪诞生命的伟大遐想之中，而海洋正是这般幻想的最佳媒介，是巨形动物——与之相比，陆地上的动物，大象或者犀牛，简直小得可怜——赖以产生或成长的惟一环境。汪洋大海里游动着为人所知的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因而也有可能隐藏着某些体形巨大无比的软体动物和看似令人生畏的甲壳动物，譬如 100 米长的大虾或 200 吨重的螃蟹！为什么不可能有呢？从前，与地质纪年相应的陆上动物，四足兽、四手兽、爬虫类和鸟类等动物，都是依照巨大的模式来真实塑造的。造物主用巨型模具将它们制造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具渐渐缩小了。既然海洋是永恒不变，而地核却几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么，在深不可测的海底，为什么就不可能贮藏着另一时代的巨大物种样模呢？在海洋深处，为什么不可能隐藏着那些巨大生灵（对它们来说，一年等于人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等于人间 10000 年。）呢？

我让自己沉浸于种种幻想之中，而现在是停止这些幻想的时候了！因为在我看来，时间已经把这种幻想变成令人可怕的现实。我再次重申，当时的舆论对那只奇异怪物的种类的看法是，人们确认存在着一种神奇的东西，而这东西与硕大的海蛇却无任何相同之处。

有些人只是把这件事情看成一个有待解决的纯科学性问题，而另一些人则是比较讲究实际，注重实效，尤其是英美两国的这类人士，他们主张把这个可怕的怪物从海上清除掉，以保障海洋交通的安全。工商界的报刊主要是从这后一种看法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海运业商情杂

志》、《莱伊特公司航海杂志》、《邮船杂志》、《海洋殖民杂志》，以及为那些声明要提高保险费的保险公司做宣传的各类报纸，在这一点上全都保持一致。

舆论一经传播，美利坚合众国迅即率先发表声明，让纽约做好准备，组织一支远征队去清除独角鲸。一艘大型高速驱逐舰林肯号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并决定尽可能早地驶出海面。所有兵工厂都为急欲装备驱逐舰的法拉古舰长而网开一面，提供种种便利。

事情往往是这样，正当人们决心要追逐这个怪物的时候，这只怪物又销声匿迹了。两个月间，谁也没有听到与它有关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一艘船只或舰艇遇见过它。这条独角鲸似乎知道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要算计它，因为有关它的话题谈论得大多了，甚至还有通过大西洋越洋海底电报谈论的呢！所以，一些爱打趣的人说，这个精明的家伙真会从中得益，一定是它中途截获了电报，现在已经有了防备。

这样，这艘用于远征并配有威力强大的捕鱼器械的大型驱逐舰，竟不知道应该驶往何处。此时，人们的心情便因此变得越发生烦，直到7月2日，才有消息说，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开往上海的一只轮船，三个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海面上又看见了怪物。

这消息引起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大家一致要求法拉古舰长马上出征，一天也不能耽搁。食物全部装上了船，煤舱也载满了煤。全体船员都到齐了，他们都已整装待发，无一例外，只在等生火，加温，起锚！真可谓刻不容缓，哪怕是半天也不可迟延！再说，法拉古舰长也仅希望立即出发。

在林肯号驶离布鲁克林码头之前三小时，我收到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纽约第五大道旅馆，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阿龙纳斯先生启。

先生：

如果您愿意加盟林肯号远征队，合众国政府将会荣幸地看